

冰
心
獎

获
奖
作
家
书
系

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BOOKS OF
BINGXIN AWARD
WRITERS

韩青辰 /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冰
心
獎

获
奖
作
家
书
系

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BOOKS OF
BINGXIN AWARD
WRITERS

韩青辰 /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 韩青辰著; 亮骑士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6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
ISBN 978-7-5322-5687-7

I. 戴… II. ①韩… ②亮…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024 号

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韩青辰 / 著 亮骑士 / 绘
策划编辑 / 杜 蕾 责任编辑 / 张琳海 夏 菁
装帧设计 / 付莉萍 美术编辑 / 雷晓玲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 787×1092 1/16 12.5 印张 彩插: 10P
版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20000 册
书号 / ISBN 978-7-5322-5687-7
定价 / 16.00 元

策 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 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 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电 话 / 027-68754624

给世界爱和美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总序

耕耘在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园地里的一代代作家，有谁不曾做过冰心先生的“小读者”？谁的心灵不曾被那盏闪烁着朦胧的橘红色光芒的小橘灯温暖过、照耀过？谁的情感和文字里，不曾接受过那涓涓春水的无声的润泽？谁的记忆里不曾珍藏着那宝石般晶莹的繁星的光芒？

寒来暑往，柳色秋风。散文家普里什文有一篇只有一句话的散文：“在那些春水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我们愿意借用这句形象的话语，来祝贺“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同时，我们献上这套《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纪念“冰心奖”遵循着冰心老人“铺路架桥”的嘱托所走过的二十年历程。

繁星永照，春水长流。冰心作为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她把真诚的爱心给予了一代代“小读者”。

冰心一生爱孩子，她的作品受到几代读者的欢迎，设立一项冰心奖，鼓励支持为孩子们创作、出版好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对冰心老人九十寿诞最好的祝贺。——1990 年春天，在

冰心老人九十寿诞之际，由著名学者雷洁琼、世界著名作家韩素音、著名儿童文学家葛翠琳共同倡议、创办的这个儿童文学、儿童艺术教育和儿童图书奖，即以文学家冰心的名字命名。

冰心老人生前一再寄语儿童文学作家们：“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得奖仅仅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奖从创办之日起，即传承着儿童文学真、善、美的精神，致力于出版、传播和奖励优秀的儿童图书；致力于发现、扶持和推举具有潜力的儿童文学新人；致力于支持、鼓励儿童艺术教育的普及、发展与创新。

冰心奖，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梦想。

冰心奖，是飘扬在童心城堡上空的一面爱的旗帜。

著名文学家巴金生前曾为“冰心奖”题辞：

“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冰心大姐就是这样的人，她写了将近一个世纪，今天还紧紧握着手中那支笔。好几代的孩子读她的诗文懂得爱世界、爱大海、爱星星。听她的话，年轻人讲‘真话’写‘真话’，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赤诚的心。作为读者，我敬爱她；作为朋友，我为她感到自豪。”

我们相信，对冰心老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的爱与美，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的爱与美的作品；而对“冰心奖”最好的纪念，也莫过于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优秀的儿童图书。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遴选冰心奖创办二十年来历届获奖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分辑推出，每辑 10 册。我们心怀这样一个美好的期许：用两年或三年的时间，遴选出版至 50 册的规模，囊括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寓言等各个门类。

我们用这套书，见证冰心奖二十年来为推举和发现当代儿童文学“新经典”所做的铺路架桥的努力；我们用这套书，呈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题材宽泛、风格多元、异彩纷呈的宏大气象；我们用这套书，展示二十年来中国四代儿童文学作家严肃、真诚的创作实绩；人类的创新精神是永恒的，我们也用这套书，向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追求艺术个性化的道路上所坚持的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致敬。

“大海呵！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我们谨以这套获奖作家与作品书系——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诞辰献礼。

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礼。

向“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献礼。

献给今天和未来的孩子、家长和老师们。

献给亲爱的读者。

献给儿童文学史。

徐鲁

2008 年 4 月

最初的小女孩

韩青辰

女儿五岁的时候，喜欢一对随父母进城卖香蕉的娃娃。他们不上幼儿园，整天坐在马路边玩。女儿请他们吃巧克力，玩芭比。后来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香蕉娃娃听不懂，香蕉妈妈懂，但她只是警惕地拉走了她的孩子，看也没看女儿一眼。我知道女儿花田般的世界一定起风了。

不过，女儿比我想象的博大。那时候她听《昔日重来》，能说出一场忧伤而深情的离别。看伊拉克战争，激动得在街头狂喊：“我讨厌战争”。她还和我探讨生活的哲学。比如吃甘蔗，到底该从甜的那头吃起，越吃越苦呢；还是该从苦的那头吃起，越吃越甜。

这个奇异果一样的小女孩，越过记忆的丛林，与那个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合二为一了。我以为自己把她弄丢了。那是 2002 年，我开始写作《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我被一种清澈的癫狂所激发，写得澄静而耐心。我希望毫发无损地保全这个小女孩。像经历变形记一样，我努力回去。

世界虽有幼稚园，却从无幼稚国。人类无法将一个个幼稚新鲜的生命与周遭混杂无序的世界剥离。或迟或早，孩子们总要遭遇尘世的风雨。尤其在乡村，孩子是无遮拦天空下被忽略甚至被漠视的一群。他们无奈生活在大人的纠葛里，很少有精神上的声张。可是他们从来又都是独立、饱满和丰富的。他们敏感、真诚、善良，特别有责任心。因为微弱，那种小心翼翼掩藏着的责任使他们格外痛苦。往往初长成，便烙上了成人世界的风霜。

这个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当时，城乡差别很大，进城打工尚在少数。父爱缺失的她像沙石一样被生活的大浪吞噬，她的发现、她的捍卫、她的受伤，统统带着生命之初的热忱，隐秘而深邃。

七年来，数不清多少次在书写这个小女孩。我在努力地复活那个年代，复活那里的水土，让小女孩花朵一般生发出来。我不要她活在我的笔头，也不要让她雀跃在纸上，我希望她能获得真正的生命。

打工潮汹涌的今天，父亲缺位的“她”不仅还在，甚至像野草一样遍及城乡的杳杳晃晃。我希望这个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能活蹦乱跳地朝这些孩子们跑过去，像女儿对歇脚在窗台上的小鸟那样说：“嗨，别怕，我也在这儿。”

但愿世界能听到她的声音，多些关爱和呵护，让孩子们变得如蝴蝶花那般芬芳、轻盈与欢欣。

最初的小女孩，也许还不是那么有力量，但她拥有最纯粹的真、善和毫无保留的爱。我留恋与她相伴时，那种密林才拥有的幽静与安宁，以及梦境般的细密与丰足。感谢所有的日日夜夜！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献给天下所有的小女孩。

2008年春于南京西康

目 录

第一章 如 梦 /	001
第二章 如 烟 /	015
第三章 往 事 /	030
第四章 洋溢着欢笑 /	045
第五章 可爱的小河流 /	062
第六章 轻 唱 /	079
第七章 老 歌 /	092
第八章 美丽的蝴蝶花 /	100
第九章 散发着芬芳 /	105
第十章 我愿待在你身旁 /	122
第十一章 听你唱 /	136
第十二章 歌 声 /	151
第十三章 寻找往日 /	166
第十四章 那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	176
创作年表 /	189

第一章 如梦

六岁或者更早的时候，我被一个神秘的梦诱惑着。

好像是在夏日的午后，我睡在堂屋地上的席匾里，大人们不知道在哪里。梦在我睡眠的深处到来，我对一切都失去了感知，除了它。

它一星一星地亮闪着，逼近过来的光芒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倏地，星光变成了色彩斑斓的花团。它们幻化不定地盛开着，无遮拦地生了灭，灭了又生，然后铁饼一样缭乱地冲我砸来。我慌得呼吸急促、肌肤痉挛，我挣扎，可我被光牢牢攫住，动弹不得。

有时候，光团变成五色的块，长长短短的，延伸着过来，我躲着闪着让着，它们仍击中了我。不疼，可我害怕，我在梦里尖声尖叫，大汗淋漓，绝望透了。每每我濒临崩溃，光就放开了我，齐刷刷地罩在我四周，林子一样把我温柔地收笼在中央。

我倦怠极了，于是我看见了它的主人。那是一张模糊的脸，模糊是因为它仍在闪闪发光，它几乎从没完整地兜露过它的容颜。可我明白它是光精灵，在梦里频频邀约我的就是它。

它没有神情，也没有言语，我感觉到它无处不在的诡异和幽秘，甚至危险。我害怕它，想回避，可隐隐地又被它吸引。它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每每我试图去看它，它就会很快地冲我一瞥，倏地散去——老辣得像个妖精，妖精消失了，我随之陷入了一片灰暗……

我惶惶地醒来，努力辨别梦的虚实。午后的阳光已经越过了门楣，屋子里静到极处，感觉不到一丝丝人的气息，大人们都去哪了呢？

是阳光踏过我的脸庞引起的反应吗？又觉得不那么平常。我瞪着屋角的绸布——红的、绿的、金的，它们曾是屋梁的装饰，现在上了年纪，被油烟和污尘熏得灰头土脸。妖精就在那里出没。

我常对着那里发呆。不知道妖精到底要把我怎样。我相信没人有我这样的经历，也没人能懂。我不准备和任何人分享，即使我被它折磨得寝食无味。我相信它是奉了神的旨意，它的邀约证明了我的某种不凡。这是天机不可泄露的事情。于是在寂静的午后，我愿意迎着三色绸的方向躺下，去期待光的又一次约会。

除此之外，我常望着光柱里四处逃循的飞尘，它们像无骨鬼一样轻飘飘地浮游。我伸出手去抓、捏，逗它们玩。我还会拿眼睛去盯窗口的铁栅栏，久了，就会发生奇迹。栏杆们会在虚空里站迷魂阵，它们转呀转呀转，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直到眼睛发痛，眨巴一下，它们又各就各位。它们一定是铁精灵，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它们会转圈子。

它们转圈的时候，我的心会忽地飞到半空，我憋不住咯咯地笑出来。奶奶和妈妈就会凑过来问：

“你笑什么，什么也没有啊？”

是啊，什么也没有。呵呵，她们怎么会看见呢？

我还喜欢找个门槛坐着听大人们闲聊。门槛上有黑的白的蚂蚁飞跑，我用手指去捣蛋。耳朵一边收集着信息。

他们说说着说着就要把脑袋凑一块。那种情况下，他们会朝我翻白眼，踢踢腿，说“去去去”。我觉得他们讨厌。后来我没事就去河坂上挖沙坑。

我把脚埋在沙子里，一锹一锹地拍严实了，等沙土凝成团，再小心地抽出脚。看那岌岌可危的土窝窝像窑洞一样，就很开心。会有白鹭从头顶上轻轻飞过，偶尔停住，看看我。

大人们总说河坂上有鬼。三奶奶说鬼通身是黑的，红艳艳的舌头，披头散发地躲在芦苇荡里。等芦苇荡幽密起来后，我就不敢去那里了。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过，可我总觉得鬼就在里头，于是我会没命地逃，想逃到有人的地方去。

那时候不经意就被人群弄丢了，不知道怎么弄丢的，醒过来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啊，逃啊。我也会狐疑三奶奶的话。

奶奶说芦苇荡里没有鬼，但有妖。妖的化身是只漂亮的小白羊。约莫四五个月大小。小白羊只肯晚上出来。王园子碰到过它的人很多。传说这个妖住在王园子很久很久了，大家都说小白羊是只宝贝。谁碰上它谁就不寻常。我问奶奶，奶奶不耐烦透了，她觉得小孩子不该提妖的。

奶奶就怕这些妖，每到时节，她领着我去磕祖宗的头时，总是轻声祷告，“祖宗亡人，仔细看住那些妖邪，保佑小孩子胆大平安。”

我想遇到那只小白羊。月光下我试图往那片暗地看，想象一只白得晃眼的小东西四处乱窜的样子，心里紧张得冒汗。可我从没那么好的运气。

妈妈看穿了我的心思，她边往我的羊角辫子上扎蝴蝶结边规训：阴雨天不能一个人瞎跑，尤其不能独自去河坂。那里有鬼有妖，它们阴险地化成一朵花，专门诱惑小女孩子去采。你一出手就会被它拽下水淹死。我不想淹死，可我想看到那朵花，犹犹疑疑地，我总没遇上那朵花。

可是奇迹还是发生了。

某天我在河坂上睡着，醒来的时候，手心握了一枚银色的币，精巧细致，上面缠绕了龙和凤，双面一样。王园子人不使用这样的币，自古以来就没有。妈妈拿着它站到阳光下愣了好一阵神，说不出个所以然。她把它递给奶奶，奶奶把它摊在手心，一动不动地看了好半天。她问我到底在哪里拣到的。我拼命摇头，也只能摇头。因为我不是拣到的，看见它的时候它就握在我的手心。难道是我在河坂上睡着时神仙偷偷塞的？

奶奶拿过我的手掌摩挲了好一会子，最后她让妈妈把银币锁进橱柜收起来。妈妈把它和我满月戴的银项链和百岁锁放在一起，那些都是我的命根子。

银币多少告慰了我。它让我相信我的遐想是有道理的，神仙、妖怪和魔鬼，他们无处不在，影影绰绰。看不见没关系，它们看得见我。于是我走在路上更想逃，总渴望逃进闹哄哄的人群。我寻找着那样的人群，人群让我渴望长大。因为人群是大人构建出来的。

大人们总不慌。他们神定气闲地将孩子们抛在远处，神定气闲地走路吃饭睡觉。压根儿不怕妖魔鬼怪，只是拿孩子的淘气没办法时，才会大声喝道：“再闹，再闹把你扔到河边，给鬼衔了去。”仿佛王园子的妖魔鬼怪只为孩子存在。

我的梦无常无序地进行着，它将我从幻想中分崩离析出来又返回幻想。于是我宁愿趁无人的午后，等待太阳爬上头顶，然后迎着三色绸躺下去。

光团如期地折磨着我，我的脸似乎已经开始熔化，手脚在席匾里本能地乱抓乱蹬，我企图逃脱那种非人的滋味。可又有些贪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领受还是要逃。万般无奈，一阵强大的声音轰然倒塌了我，像掣到高危处倒掉的砖堆，彻底毁了，结结实实。

我瘫在席匾里，大团大团的光晕纷纷撤退，像受了惊吓似的慌不择路。我感到了永别的滋味，因为永别，我由衷地感到了伤心。如果我没记错，那的确是我们最后一次幽会。

声响由远及近地清晰起来，原是锣鼓的喧闹。鬼怕锣鼓，奶奶她们都说过。好像不只是锣鼓，还有更热闹的。我听见六指儿在院子里兴奋地喊：“来文娛了！来文娛了！”

门口和后巷到处响起慌乱而嘈杂的脚步声，还有小孩子的啼哭大人們的吆喝。

锣鼓咚咚锵咚咚锵，如同敲在我心上，我被激活了。一骨碌爬起来，鞋也没穿，朝外跑。像一块浸泡在水里的手帕，哗地从水底被人

拎上来，拎到五光十色的阳光下。我感觉眼前的人影有些晃，我的腿在打颤，扶着门框的手也在抖。

是锣鼓催促了人们的慌张，那节奏一声紧一声地往高潮处去，仿佛在说，快点，快点，否则，有种东西就要爆炸了。

王园子好久没有这种催发爆炸的声响了，没有锣鼓的日子是多么荒芜，人们在这荒芜里差点要把自己丢了。我在那一瞬间就把梦和屋梁上的三色绸抛到了脑后。

我看见自己穿着汗衫和短裤，赤脚穿着凉鞋。

在夏天，王园子的孩子只要不走亲戚，都是这样打扮的。走亲戚才换上带樟脑丸味道的长袖衣裤。衣裤叠放在衣橱里久了，压出一道道不该有的折子。王园子的孩子穿上这样的衣裤多了份羞涩和规矩，跟平常不大一样，即使最调皮的六指儿也是。

新衣服上的折子太多，那件白短袖不错，上面绣了牡丹，可惜妈妈买大了，我一直盼着自己长快点。我把它披上身，哎，还是那么长，长得叫人绝望。

在王园子，文艺宣传队和电影一样至高无上。它们的号召力和煽动性永远摧枯拉朽。一个村子来了文娱，四乡八寨的都要惊动。亲戚哪怕只是沾亲带故，都来了，一大串带一大帮的。

红米姑姑会穿上她那件不常穿的裙子，二妈一定要往头上抹油，小叔叔应该下狠心买了包带海绵嘴的香烟。锣鼓响起来的当儿冲过去的都是些毛事不懂的孩子，他们以为热闹是他们的，其实才不呢！

文娱太久没来了，或者来得太迟了，王园子的慌张说明了这一切。这慌张和那喧天的锣鼓一样，是喜庆的，高潮的，迫不及待的。

王园子一年最少要来一场这样的文娱。那等于每个人每年至少要疯这么一回。这是一场使人鲜亮起来的风暴，不过，孩子是孩子的风暴，大人们是大人们的风暴，姑娘小伙是姑娘小伙的风暴。

我确信是文娱唤醒了我，否则我会永远待在那梦里。

奶奶说，小叔叔就是在上回看文娱的时候瞄上他的第六个女朋友

的。三奶奶说，红米在看文娱的时候跟后庄的小伙子对上眼了，神神道道地，大半年才还过魂来。我问她魂是什么，她不满意我的多嘴。三奶奶就这个德行，既不满意我，又总要对我做出津津乐道的样子，自从六指儿上了学，她就这样怪怪的。

奶奶暗示过我，没事别听那个老太婆嚼舌。奶奶和三奶奶是妯娌，也是冤家对头。两个人年轻时都是美人，都嫁到了王园子，都早早地死了男人。她们的矛盾是有历史渊源的，我可没兴趣搅进去。

锣鼓敲的时间也太长了，王园子人好像存心故意要把这喧闹一再拖延。鼓手们轮番换了三回，外庄上的人都赶来了，里外已经围了层层重重的圆圈。

这时候氛围已经浓出味道了，锣鼓停下来，报节目的姑娘款款地走上台。王园子的大姑娘小媳妇们这才朝人群里不急不慌地走来。插花似的，四面八方地插进人群，动静不大。

姑娘们翩翩起舞着，歌声和乐声煞是好听。人群里微微有一阵骚动。

原来人们看见了红米。她来得最晚，穿着大花的裙子。她好像知道人们在看她，小酒窝陷阱样深深地凹着，嘴巴里咯嘣嚼着蚕豆。人们还看见了紫云，紫云穿的还是平常的衣褂，她站在另一个隐蔽的角落，好像要考验人们寻她的耐心，又像要认真地躲着大家。她不笑不说，心无二致地看着演出。胸前的大辫子换上了紫色的细绒线，刘海弯弯地拂在额上。紫云看得卖力，不一会儿，细密的汗珠就爬上她白皙的鼻尖，风一吹，那缕轻柔的绒毛样的额发将她的微笑弄得若隐若现。

人们看着演出，同时也看着红米和紫云。像他们平时吃口白米饭喝一口菜汤一样。小伙子们安分不了，节目的间隙他们会吹口哨或嬉闹几句，掀起点点波浪，不影响演出效果的，影响人群里的姑娘就够了。这样文娱的全部味道才齐全了。我看得出来，王园子的热闹多少跟红米和紫云有关。

我从衣堆儿里拽出那条彩虹花纹的短裙，又把妈妈新买的带金丝线的红绸蝴蝶花扎在头顶。坐在人群中，激动之外还多了份惶惑。

六指儿在人圈外领着几个拖鼻涕的小孩瞎疯，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半截香烟，他眯缝着眼睛把香烟骄傲地夹在他的六指儿上，不时吸一口，烟雾全从嘴巴里跑了。大概他想像小叔叔那样用鼻子喷烟，可是试了几回都失败了。失败的六指儿虚弱而夸张地笑着，跑着，不小心脚底下被人一使坏，摔了个嘴啃泥。

“瞧瞧，那就是六指儿，看到了吗？右手大拇指旁多出来一根，跟真指头一样，长了指甲盖的。”

六指儿一旦知道自己成了关注对象就疯得更加厉害，他满不在乎地爬起来，眼睛里尽是挑衅和卖弄，极不安分地，他需要一个易燃物来引爆，以便弄出更大的噱头。

突然他把目光停在我身上，他刚想说出句不成文的，比如“姑娘怪呀怪，嫁了猪八戒”，红米姑姑就款款地朝我走来了。

红米姑姑和六指儿属于我的紧邻，红米姑姑在我家东边，六指儿在西边。红米既然是姑姑辈，平常很少跟我这样的小毛孩啰唆。不过，现在穿着大花裙子的红米姑姑看住我的神情表明她已经对我改变了看法，我不再是小毛孩了，或者不是普通的小毛孩，她给了我那样的自信。因为她冲着我走来了。

六指儿看见红米姑姑，马上缩头乌龟般地跑开了。

奶奶说六指儿生下来虎头虎脑的，三奶奶正得意呢，却发现小人右手上多了块肉。三奶奶数来数去，二叔数来数去，二妈也数来数去，大拇指旁就是多出来肉嘟嘟的一段，举到油灯下看，那多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分明长着珍珠一样的指甲呢。

三奶奶叹气。二妈哭了，嚷嚷着要把这丢人现眼的东西扔掉。吓得三奶奶一把夺到手上说：“你不要我要，不就多根手指吗？其他不都好好的。”

六指儿来到这世上就是这样，二妈没喂过他一口奶，也没带他睡过。六指儿从小就跟着三奶奶，少不了要跟三奶奶贴心贴肺的，人多高了他还要摸三奶奶的奶。三奶奶的奶像灌了一半大米的布袋子，在

胸口垂下来老长。六指儿什么时候要摸，三奶奶把它朝背后一甩，六指儿就接到了。

红米姑姑最看不惯的就是三奶奶和六指儿这一套，她偷偷地骂他们奶孙俩：“异怪死了！”

红米姑姑要是红糖，她分不出去也不会给六指儿。那回六指儿人来疯的时候不小心闯进她的怀，红米姑姑像摔疯蚂蚁样又急又恨，猛地将他推出去，好像六指儿连堆牛粪都不如。

六指儿也不喜欢红米姑姑，看见她就捏住鼻子喊“妖精”，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红米姑姑若是听到了可饶不了他。红米姑姑会拎住他的脏耳朵，像拎一只鸡一样攒到二妈面前。

二妈打起六指儿来从来不需要酝酿，她不仅打他，还骂他“现世宝、害人精”。二妈那口气好像她这辈子的不幸都是六指儿带来的似的。

妈妈那样不管事的人也忍不住出来拉架。妈妈一边责怪二妈，一边责怪红米姑姑，多大个人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红米姑姑一撅嘴巴走开去，转身又笑模笑样的了。

六指儿再泼皮，但只要看见红米姑姑就蔫。

演出是理想中的演出，和红米姑姑坐在一起看，比平时看懂的要多些。红米姑姑指着那个上场的姑娘说：“腰身还可以，就是皮黑了点。”

红米姑姑的肤色是白嫩的，这是王园子公认的。红米姑姑又指着那个演军人的小青年，咯咯地笑：“他的帽子歪了，瞧——他的帽子歪了！”红米姑姑的话被好几个人听到了，人群里笑的人多起来。小青年长得很俊，就是嫩了点，人们一笑他就去摸帽子，结果帽檐真的歪了过去，人们就笑得倒了一排，小青年窘得差点忘了台词。

王园子的小伙子吃醋了，又像是要给红米姑姑撑场面。故意推波助澜。红米姑姑得意极了，笑得像朵牡丹，她把头扎进我怀里，我立刻羞红了脸。好一阵子我都不知道节目的内容，好像大家关注的不是红米姑姑，而是我。

我有点怨恨红米姑姑，求救般地朝对面的紫云姑姑看去。紫云也